

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可謂多矣萬一感

思未為眷屬豈不凝鈍是夕即夢文殊現

身其前慰諭之曰我於往世亦曾生規給

中來但堅汝心無自疑沮敏仲至此始大

信異因著一書以示勸戒王渙宣和年間

大病瀕死忽夢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

已及萬命自合延壽我今傳汝一方可急

買茯苓黃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劑

餌之無不愈者渙如戒修合一劑果愈孰

謂諸聖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之

說為不然乎大抵慈為萬善之本心若不

慈善何以立

贊曰

萬物同體 均受於天 樂生畏死

此性則然 忍肆其暴 剗割烹煎

肖翹蠕動 皆在所憐 視物猶己

仁術乃全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忠孝

傳曰東卿司命曰有蕭邈之才絕衆之望

養其浩然不營富貴或至貞至廉不食非

己之食不衣非己之衣紛華不能散其正

氣萬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有功流連

後嗣易世鍊化改氏更生此皆有應仙格

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至於

至忠至孝則今日謝世明日便當補為地

下主者復從地下主者便當進補仙階大

抵忠也者人臣之大節孝也者人子之本

事使為臣而皆不忠則為君者復何望於

臣為子而皆不孝則為父者復何望於子

如此則君臣之分父子之倫一切喪矣人

不禽獸如必夷狄如也惜其不知忠孝乃

超度之本得獲度世莫此為速不聞呂公

誨簡公期之事乎昔呂公誨為御史中丞

正色直言傾動朝野一日獨坐悅見一青

衣授以一丹曰此清涼丹也上帝非久南

游炎州命子糾正羣仙彼州大熱故先以

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

捐館時朱明復初登第在湘江見公跨一

玉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數百前後

呵擁明復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

行侍上帝南游不及歎曲乃口占一詩曰

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

從帝為司糾更遣何人直栢臺言訖不見

蘭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餘上下和睦略無

間言一夕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吾乃斗

中孝悌王也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

至於地草木為之生孝至於人王道為之

成子能孝悌吾所以親矚於子既得見吾

得道必矣後果如言然則至忠至孝其於

度世豈不捷疾嗚呼忠孝者既如此則不

忠不孝者當如何哉

贊曰

非忠無君 非孝無親 捨是二者

獸而不人 莊周放蕩 命義是遵

釋氏空寂 報恩猶勤 戴天履地

友悌 執逃其身

傳曰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司命使者以父子兄弟夫婦為三綱本之與綱字殊而義一若棄本捨綱倫何以立大抵能踐其實則上下相安而不渝苟尚其文則悔吝易生而必瀆昔姚柘雲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為其兄無子代之遂成遂死于邊柘雲既喪迎魂以幕廬於墓側終身號慕縣令蘇徹捐俸買田開阡刻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柘雲凡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詞經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又有張誠者亦田家也累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餘內外和睦略無間言衣服之類皆無常主每旦家長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職罔不砥勳自相瑄至誠凡六世同居幾二百餘年始終

如一嗚呼若二家者真所謂實踐者也尚虛文者能如是乎

贊曰

父母之身 分為兄弟 一本而出
安有異體 愛其枝葉 以護根抵

史謂其 詩歌棠棣 如墳如麓

神相愷悌

正己化人

傳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又曰席不正不坐嗚呼衣冠凡席尚當使正況行己乎

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皆聖人行己之大法也然

則人之行己其可不正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處即其心已化處又何待區區而化之哉昔司馬溫公為人正直名聞海

內其居洛也風俗為之一變莫不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自足後生晚輩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無為不羞恐司馬端明知呂申公正直敢言傾動朝野時王安石出守常州移書於公曰某客

京師二年于茲疵吝積其心習每不自勝及諸長者即廢然而及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於晦叔見之榮陽呂公心與道潛湛然方寸其為崇政殿說書也日以正心修身之說勸導人主每自言曰若身修心正

不假他術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胡公瑗之為蘇湖二州教授也每解經至有要義必懇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人然則諸君所以正己者為如何哉以此化人夫誰不化

贊曰

表正影直 源清流泚 枉己直人 萬無是理 聖賢何術 舉斯加彼 瑕而戮人 三軍見齒 大學修身 家齊國治

矜孤

傳曰孤也者未能有成親已蚤世或母死而父或再娶或父死而母再行其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靈不幸至此情況何堪王令捧負提携寢與衣飲主之者信存惻隱亦

必不如親父母之情愛之為親切也可不矜乎世人但知孤為可輕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養成大器者昔張鄧公士遜方在襁褓父母皆卒及長安貧讀書勤苦不倦竟能登科致位台輔以賢德稱此至貧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者乎呂中丞誨幼失所怙勵志為學不妄交游洛陽之人多不之識及登第人方知為呂正惠公之孫歷官言職以勁正稱此貴家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者乎然則孤可輕乎愚於矜孤之下不書矜孤而輒書此者正欲不幸而孤者以此為法皆知自勵右以矜孤言之則前輩行之視以為常初不以為奇特查龍圖家道甚貧嘗聚親族之博獨者養之祿賜所得隨施輒盡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尤厚嘗有一同僚女貧為人婢公聞而贖之嫁于士族呂正惠公端與故相馮道耀帥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公分俸給之又薦文度之子紹宗于朝官之非

真實矜孤能如是乎

贊曰

方幼而孤 何怙何恃 懷抱無依
疾疾誰視 吾幼及幼 人子亦子
放寬遺命 射麋泣矢 能推是心

乃合天理

邨寡

傳曰寡也者方當歲年夫忽告殯形單影隻觸目無聊況女幼男癡百事未舉者耶此即孟子所謂窮而無告者也禍變如此非窮極歟欲語誰吐非無告歟為其夫者雖云死矣冥冥之間烏得無念昔徐擇之判北京趙士悅自仁興來留為幹官士悅與擇之三子俱相得無何士悅遽以病卒擇之父子為辦喪事且津遣其妻子甚厚又命小吏趙沂護送至京沂畢事歸參忽作士悅語謝曰士悅不善攝生以方壯之年遽就鬼錄荷公父子周卹之恩甚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舍無復流落失所之歎區區此心不勝感激陰

君亦以此敬歎將有以厚報君矣中貴黃述奉詔持扇帕至彭澤迎賜其使無何舟師王貴中路病卒其舟乃兩浙漕司官舟貴死舟當歸官其妻泣訴曰舟今歸官妻一家十口餓且死矣願得一言使貴長子得繼父業不勝感幸述至鎮江言之漕使即日刺其子為兵付以父舟是夕宿丹陽明見貴操一小舟遠遠從煙波間來泣具拜曰貴雖身死長子已得繼業一家十口不復憂矣實荷公恩言訖不見嗚呼此固顯顯姑置勿論竊觀寡婦人中立志大有遠過人者不可不書趙公傑年七歲而孤其母勵志教篤竟能登天聖五年第三人第初遇郊恩法當任子公請以封其母為郡太君宰相曰公為學士擬封不速公曰母八十有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李公筠年三歲而孤其母秦氏有姿色或有誘之使嫁母怒叱曰夫婦義屬天倫死生命由真宰我寧餓死其可再嫁於是篤意教筠竟能登第官至權帥然則寡

可輕乎愚於郵寡之下亦復書此者正欲使一切寡婦皆知所法云嗚呼似此之人天必報者重事倫也何止子貴而已哉

贊曰

寡而守義 賢哲所重 折脛露筋

婦節尤勇 臺築懷清 暴秦是奉

況其無告 寧不為動 誰或躡之

不難不疎

傳曰老也者閱世之久更事之多衰衰年

少無限淪喪虎眉皓首獨保康強可不敬

乎聞寶初有鄆州盧縣尉許永者詣臨進

狀日言父瓊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

十九木身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

榮養 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敷奏詳敏詞

氣不衰 太祖大加敬歎曰卿一門如此

必有大過人者瓊曰亦無他但累世義聚

不分耳 太祖曰此即卿大過人處立命

賜襲衣腰帶銀裝鞍勒一副馬一疋御茶

三十斤雜綵三十段與近便差遣一任從

其志也吳元嗣亦享高壽時聖節根括老人惟元嗣一門有八十九者一百以上者八人內吳琬一名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輕健氣不少衰詢其履踐亦累世義聚不分詔賜一官旌表門閭門外又築二所義

順土臺立二株華表鶴柱異其禮也至尊

尚爾況餘人乎竊嘗求之本朝處高位而

享其高壽者惟張退傳九十一文略公九

十二趙康靖八十六張文定八十五陳文

惠八十二曾宣靖富文忠皆八十以上又

求其次趙清獻龐莊敏向文簡李文正皆

七十以上已不及也又求其次曹武惠薛

簡肅王懿敏呂文穆呂文惠寇文懿皆六

十以上又不及也又求其次种司諫恰六

十劉集賢恰五十五王內翰尹舍人王待制

錢宣靖皆四十以上遠不及也又如石徂

徂恰四十蘇內翰三十九趙舍人三十六

王御史三十八此則尤可惜也名利場中

彈指便過還有於自己分上做得益工夫

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來人世浪走一遭

於諸佛所謂願我壽命長動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之說皆踐過也嗟乎少年但知負才輕侮老輩不知壽居五福之先縱有多才不到其地於事何益昔

楊大年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振時二公皆

已老楊方弱冠每輕侮二公翰大不堪因

好謂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從

傍搖手曰莫與莫與厥後太年壽止四十

有九然則老也者欲到其地豈不難乎可

不敬乎

贊曰

學養三老 禮尊高年 為近於親

家國所先 天與之壽 俾華其顯

人而弗敬 是名褻天 矧復者德

敢不禮焉

懷幼

傳曰孔子曰少者懷之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蓋幼者年方童穉未有識知為之長者固當矜憐而撫卹之也虐而視之非人道矣故父母有幼子則當盡其慈

勤兄有幼弟則當極其友愛他人有幼者亦當推吾恩愛之心等而視之不宜分別彼此也若夫吾之子弟則愛之他人之子弟則不愛亦非所以盡懷幼之道也況夫幼者位則居卑力則孱弱者易侮弱者

易凌苟無慈愛之心則將披長以自肆矣在彼者必無辯口以別是非也必無強力以較勝負也如痿者之被杖無所逃避如瘠者之受讒不能辯明其苦可勝道哉甚矣風俗之薄也婦人之性類多忌刻為母之德不均愛子之心始偏已之所生則親之妻之所生則薄之其為繼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如閔子騫之母冬寒求其子以績而衣子騫以蘆花使之御車是也子騫之母猶爾其他可知由是孤孽幼穉橫罹慘毒者多矣閭巷之人規併財產則為尊長為兄弟者為贅壻者乃有不慈不義凌虐其卑幼者矣巧飾詐謀偽立契約囑牙保以曲證賄吏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無所赴愬甚則陰謀詭計損傷其性

命者有之嗚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本一門子孫百餘長少雍穆陽城兄弟孤悍相依前輩救荒則以收養孤幼為先若此者足以盡懷幼之道矣

贊曰

堯哀孺子 聃慕嬰兒 仲尼之志
少者懷之 在厥初生 溥德未漓
易致凌虐 可無保持 所以孤幼
周仁先施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

太上感應篇卷之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義三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傳曰按經所說諸類眾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斂起煩惱為化生於此四生人復折為十二類生於十二類生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總而言之則一十二類便有一百萬八千之多然則眾生種類差別何其多歟但即其日用觀之目覩珍奇便起貪想舌味肥脆便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非獨眼古意三為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顛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紛然做主不得臘月三十日脚忙手鬧做得主乎佛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端起乎此昔佛在世游化諸國獨有一國化不能從及遣目連傾國而至眾疑問佛佛言此一國人於往昔世本一聚蜂目連本一熊夫因採薪觸著樹枝羣蜂驚擾爭